

夢光
松窗

八
朗
甲
知
五
里
何

八里河和五里河

會克 柯崗

上海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8000

八關里和五里河

著者 曾克 柯崗

出版者 上緯出版社
上海 膠波路555號

排版者 中和印刷廠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編號.823 版.260(10) 67頁 32開 69000字

• 版權所有 •

目次

依靠羣衆.....	一
榮耀呀！榮耀！.....	四
戰地婚禮.....	五
八朗里和五里河.....	六
菸草梗梗.....	九
靛謔.....	二六
後記.....	

依靠羣衆

一

一九四七年九月，劉鄧野戰大軍，執行毛主席的戰略反攻任務，強渡了黃河天險，在魯西南殲敵精銳九個半旅，勝利的到了大別山。這時候，前線黨委會，發出了迅速建立大別山根據地的號召，要人民軍隊執行自己的光榮任務：變戰鬥隊為工作隊，開展和領導羣衆運動。立刻，大批的部隊工作同志動員和組織起來，到地方上去。

分配到岳西縣的一共有五個小組，其中一個小組是七個同志：營長李正華，在南征作戰中，攻打大別山的門戶葉家集時負了傷，隨着野戰醫院來的。他的傷口還沒有完全養好，因為熱心響應黨的號召，搶着報了名。當他拿着介紹信來縣委會時，還撐着一根單拐杖。他的精神可完全不像住醫院的病人，說話時，一口川北音又高又大，眼睛瞪得圓圓

的，性子顯得有些急躁。副營長葉世友，是太行區的一個農民出身的同志，抗日戰爭開始時，在村裏當過農會主席和支部書記。後來帶着全區區幹隊，參加野戰軍。保衛幹事張志勇，是一個做過警衛員和偵察員的青年幹部，個子不高却滿精幹，二十四五歲，嘴巴子上已經顯出一片黑糊糊的鬍樣子，因此，大家稱呼他一個很有趣的名字：小老張。軍政治部的文書袁林，他原來是太行山的一個小學教員，出身是小地主，太行山進行土地改革時，企圖提高政治地位設法參加了解放軍。但，在兩年多的戰爭鍛鍊和查階級的學習中，他坦白了這種不良動機。這次，要求組織上放他到實際鬥爭中去考驗、改造。另外還有三個戰士，一個是軍郵，兩個是通訊員，都是翻身農民自動參軍的同志。

縣委書記看完了他們的介紹信，表示十分歡迎。他招呼大家把背包放下來，先休息休息，等其他小組都到齊以後，跟縣委會的同志們在一塊，把已經了解的各方面情況，工作的步驟，研究研究再分頭出動。

等了一個下午，李正華同志心裏很不耐煩。宣傳部送來做為參考用的幾份文件，大部是皖西各個地區開始發動羣衆的經驗和典型報告等。他看不進去，偶然看到幾條大標題，是附近的縣區熱火朝天的轟起來了，反使他更着急。他不止一次的對葉世友說：地方工作

同志，辦事就是喜歡拖拖拉拉的不乾脆，不懂得時間的寶貴。並且一次又一次的去找縣委書記，要求馬上就叫他們到區村去。

晚上，準備參加岳西縣工作的七八十個同志都到了，除了部隊的二十多個外，其餘全是隨部隊南征來的地方工作隊。

幾盞木榨油燈，照着同志們顯得十分緊張的臉。空氣很嚴肅。從各方面已經彙報出來的材料中，大家初步的先了解了岳西的特點。它曾是經過民國十九年、廿四年、三十四年幾次革命，又在革命遭受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摧殘的地方，土地特別集中，封建剝削關係成爲金字塔形，一家大地主的田，就要幾個村的佃戶租種。

「我們如何掌握這些特點，依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貧農，鞏固的團結中農，把羣衆發動起來，這是一個很沉重的担子！也是很光榮的担子……」

縣委書記的綜合發言，是明確而有力的。會寫字的人，全都在小本子上趕記着。並且緊接着，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最喜歡發表意見的李營長，這天晚上是沉默的。他感覺同志們的發言又重複又囉嗦，特別是聽到人人都在講：「我們只要處處依靠羣衆，就能戰勝任何困難。」他心裏想：這

幾句話何必要掛在嘴上說來說去，誰也不是才參加革命，這個簡單的原則用不着花這多時間來討論。

會議結束的時候，縣委書記宣佈各區工作隊的組織：營長李正華組成第二工作隊，到第二區去開展工作。隊員是他同來的六個同志又增加了五個地方工作同志——一個叫高丑孩，在太行區，從煤窯工人參加抗日工人自衛隊。其他的都是華北老解放區的區村幹部。爲着尊重部隊同志和結合游擊鬥爭，縣委會指定營長李正華擔任二隊隊長，職位和工作相當於老區的區委書記兼區長。副營長葉世友爲副隊長。

縣政府提前開了早飯，全縣的工作隊一齊出發了。李正華和葉世友二人帶着十一個同志，各人揹着小背包，向正北山路走去。岳西是皖西軍區山最高最多的小縣，二區又恰巧處在山嶺最崎嶇的地方。李正華同志仍然拄着他的單拐杖，雖然跛着腿，走起來一步也沒有掉隊。他們翻一個嶺又一個嶺，過一個嶺又一個嶺，走的很急。一路上，人家很稀少，山道上只偶然遇見幾個檢木梓的小孩子。大家一面走，一面扯着如何開始工作，又說又笑很起勁，雖然滿頭大汗，把疲倦也忘記了。

踏進二區牌界走了里把路，要通過一個三里地深的杉木林。密生的、聳直的樹叢，把

山谷間本來就很狹小的天日，完全遮蓋起來，風從林隙裏吹過，嗚嗚的響。

「站住！做麼事的？」突然有聲音從前面樹叢裏吼出來。

走在前頭的李正華隊長，機警的立刻從腰裏掏出二把盒子，對着發聲的地方，命令的喊：

「龜兒子，有胆量給我滾出來！」

誰也沒有料到，應聲從前頭林子裏跳出來的是小老張。不知他什麼時候隱藏起來了，現在他彎着腰，縮着脖子，眼睛骨碌碌的前後左右看了看，比手劃腳的說：

「對不起，嚇了大家一跳。打這些地方過，可得警惕着些。縣委書記不是再三囑咐，說我們的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在這山區裏，特務土匪專給工作隊找麻煩嗎？」

一陣緊張鬆下來。李隊長一面往腰裏掖槍一面說：

「告訴你吧，我早把機頭張開了，就給龜兒子預備着。你慢答應一下，我就撲火了！」

葉副隊長用着鼓勵的語氣說：

「到底小老張是做過保衛工作的，碰上咱們李隊長有戰鬥經驗，這幕戲給咱大家兩個

好教訓。」他指着文書袁林小皮帶上的那個六輪子又說：「當了幾年兵，老袁還是個書生。像你這樣的，不做好準備，遇着情況，取都取不下來，處游擊環境，這些玩意就得時刻準備使喚它。」原來，他自己的加拿大手槍，也早在一進杉林時，就悄悄上了頂門子。

他們到了小河南村停下來，這是二區比較中心的一個行政村。

山村的人家住得很分散。山陽較平坦的壩子上，大多是白嘩嘩的磚瓦樓房，山陰圪凹凹的地方，零零散散的一些破草棚。樓房也好，草棚也好，一處處都相距很遠，至少也隔上幾個山包和山梁。

是剛剛收了稻穀的時候，從堆在每家大門前的方形草柴的大小和多少，約莫的可以估定住在裏面的人家的成份。大家商量了一下，依照一般做羣衆工作的原則和經驗，找了一家靠近破草棚的、門前一個不大草柴的、大約是中農模樣的老百姓家住了下來。

房東老頭子有些胆怯和緊張的招待大家進了客堂間，並且再三的向大家解釋，他只能騰出這一間房子，一面慌忙把堆在房子裏的筐簍農具等，往房子外面搬挪。

剛剛放下背包，李隊長看了看天色說：

「太陽還沒有正南，咱們快把米集中一下，做點飯吃吃，準備召集羣衆大會，說幹就

幹。」

同志們都是抱着滿腔熱情工作來的，他們希望馬到成功，也很想和羣衆早些見面，把自己的工作任務告訴他們。葉副隊長考慮了一下，習慣的向李隊長商量一般的提出意見：

「咱們剛剛來到這裏，不要說全區情況，就是這個村，也像一張白紙，什麼也不了解。保甲長還在不在？地主哪些逃跑了？老百姓對咱們怎麼樣？他們歡迎不歡迎工作隊來？頭幾天是不是先進行些調查研究，先和老百姓拉拉家常話，掏掏老百姓的心，好叫老百姓了解了解咱們的來意。羣衆大會晚幾天再開？」

李隊長臉子一沉，似乎沒有考慮這些意見，胸有成竹的回答：

「幹革命，我總主張做什麼都要雷厲風行。最怕縮手縮腳，被一些教條限制住了。放手發動羣衆，這是黨再三向我們提出的要求。調查研究，誰也不會反對。可是，開羣衆大會，不是調查研究的最好方式嗎？向更多的人進行集體調查？」

葉副隊長沒有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唯恐在工作的開始，給同志中就留下一些不團結的印象。雖然他們在一個團上好幾年，團上開幹部會的時候常常碰面，時常並肩作戰，他又知道李隊長是全團營長裏面最能打仗的人，但畢竟不是一個營的建制，不是直接

的上下級關係，而且自己又是工作隊的副隊長，應當領導着全體同志們，來尊重隊長，建立隊長的領導威信，使工作有效的進行。於是，建議一般的又說：

「那麼，大家很快來簡單開個會，研究一下咋樣分工去找老百姓吧。可能羣衆還不敢來。」

「一個人走一個方向，挨家挨戶的去對他們說：工作隊來幫助他們翻身了，叫大家吃過午飯都到咱們方才進村休息的那個蔣家大祠堂來聽講話就行了。不是簡單得很嗎？」李隊長分配任務似的說。

正在劈柴的小老張，放下手裏的斧頭，轉動着他的機敏的眼睛，指着四週說：

「李隊長，你沒看咱來的路上，里把地沒個人家，咱們路也不熟，像這家房東，看樣子不夠個半盤子戶^①，還是一問三不知。挨家挨戶去找老百姓來開會，不說跑不遇到，跑到了人家也不準敢來。」

李隊長馬上批評說：

「工作沒有困難還叫咱們來幹什麼？吹口氣平地裏起高樓，沒那容易的事。」

吃過飯，李隊長親自帶着同志們分頭出動了。葉副隊長分配在家裏留守，等大家都走

了以後，他就跑到房東住的小屋子裏，坐下來，笑聲的找房東老頭子拉家常，想多多少少了解一點情況。可是，他的滿口山西平順土話和房東老頭子的皖西土話，開始時，真難交談起來。由於葉副隊長的态度親切和氣，老頭子雖然半懂不懂他的話，也願意比着手勢向他講：

「同志的呵，可憐窮人百事沒得……」

葉副隊長耐心的在房東屋子裏坐了半下午。他從能夠聽懂的半半拉拉談話中，初步了解到這個村的工作困難：保甲長非但還在，而且已經向羣衆做了工作，威脅大家不准隨便給工作隊說苦說難，說村裏誰家誰家怎麼樣。

準備後半晌開的羣衆大會，到了看不到一點太陽的時候，來的還沒有五十人，其中五分之三是婦女和小孩子，再就是老頭子。人人都穿的很破爛，有些衣服和褲子像一縷縷的布條掛在身上。不是脖子裏長着癭包，就是頭上生着禿瘡，有的腿腫的很粗。一看這種情形，李隊長高漲的情緒像潑上了一盆冷水，心裏自言自語的說：

「大別山的老百姓，還是多次受過革命洗禮的地方，爲什麼這樣不老實，找到他們的

時候，都滿口答應來開會。天快黑了，到這麼幾個人。這麼窮，還不願翻身，真奇怪！」他對這些人講話了。但越看越生氣，簡直想發脾氣。他說：

「我們千山萬水到大別山，是來解放你們老百姓的。請你們來開開會怎麼就這樣難？翻身本來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你們難道還願意一輩子叫人踩到腳底下嗎？」

老百姓瞪着眼睛聽着，臉上却木呆呆的沒有什麼表情。講話的李隊長幾次問懂不懂自己的話，沒有得到一聲回答。

葉副隊長站在旁邊，看着老百姓那由於吃不上鹽而粗起的脖子，因為下田受水毒腫起的足，慘白的臉，破爛的衣裳，心裏很難過。又想着上午房東老頭子講的話，知道老百姓不敢來開會，來了也不敢喘氣，都因為有顧慮。他想起一九三九年解放軍剛到自己村的時候，自己還不也是這個樣子。現在，有四五十個人來了，也不能白白叫他們回去，應該多少叫他們帶回去一些東西。他和李隊長商量了一下，接着也向大家講話了。他用上午才學來的稱呼開了口：

「老闖們，老奶奶們，你們都放開心，不要怕，我們在家也都是老百姓。咱們老百姓一年到頭，成輩子少吃沒穿活不下去……」

聽的人開始有揉眼睛點頭的了。葉副隊長進一步對大家說：

「我們就是二十年前的紅軍呀！往後去，就住在咱們這裏不走啦。大家過日子鬧人家有啥難處，都能來和我們商量，大家夥想法子，叫咱小河南村變變樣，叫咱窮人都能好過起來。你們各人回去，把這些話說給沒來的人聽一聽。」

雖然從聽話的人中間，還是聽不到什麼聲音的回答，有些人臉上可有了笑容。葉副隊長講完了話，宣佈了散會，大家還像沒有聽夠，仰着臉站在那，還有人圍上來，打聽工作隊住在誰的家裏。

檢討了第一天的工作，大家一致承認羣衆大會是召集得着慌了一些。重新接受葉副隊長提出的意見，進行調查研究。

在工作進行的方法上，兩個隊長的意見又不夠一致。李隊長主張不分窮富階級，來一個全村普遍調查，一律填表登記。葉副隊長說，還是先分頭找貧僱農做朋友，等熟悉起來以後，以他們爲骨幹，爲線索，成立農會，依靠他們，全村的情形會了解得更真實。這兩種意見，在工作組全體會議上經過了討論，大家都贊成把兩種辦法統統試用一下，那種有效，就採用那種。

李隊長滿有信心的吩咐文書袁林趕畫詳細的登記表，上面項目不但有田地房產，連家裏養幾頭牛，幾口豬，幾隻雞都列上去。袁林對這個工作任務是既熟悉又感興趣。每個同志發了一份登記表，工作了三天，每天晚上彙報的時候，大家都對工作叫苦。有的說，跑了一天見不到什麼老百姓。有的說，見到了老百姓，十個人說一個人的話：小河南是個窮村，小村，沒有什麼好過的人家。登記表不露出來，多多少少還能扯上幾句，一拿出來，不要說財產，連家裏幾口人也不肯痛痛快快講出來了。

只有煤窯工人高丑孩帶了兩個同志，他們採用了葉副隊長的辦法，在山凹凹的破草棚裏找到最窮的人。這些人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赤貧戶，開地主家的幾畝荒山，打担把包穀還要交租，顧不住一兩個月的肚子。沒有辦法，就靠着兩個肩膀頭和一雙腳板子。他們自稱是赤腳丁窮光蛋。

高丑孩最先認識了燒木炭的曹老七，一看見他滿臉烏黑，高丑孩就立刻想起自己從十四五歲時起就過的煤黑子的生活。這生活一談給曹老七，兩個人再沒有講很多話，就像親人一樣的透了心，連着根。曹老七又把挑扁担的趙金生等，找來給高丑孩認識。幾天來，高丑孩和另外兩個同志，就跟曹老七、趙金生一塊搥了炭、木梓油、做紙的皮，往太湖縣跑

了個來回。一路上，曹老七、趙金生們訴說着他們貧僱農生活的窮苦，他們異口同聲的都提到了蔣家花屋的蔣漢奎，他的外號叫一隻虎，說着他的名字，聲音裏就恐怖得發抖。

彙報的時候，高丑孩把所了解的情況，詳細向大家說：

「小河南人民頭上的大石板，就是蔣漢奎這隻虎。他的三千担租子，不知吸乾了多少窮苦佃戶的血汗，二區全區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地主！」

二

當工作隊決定完全採用先向貧僱農羣衆進行工作的第二天，剛剛吃了早飯，工作隊住的山梁子上面，突然響起鑼鼓鞭炮聲，好像過年過節的樣子，響聲越來越近，夾雜着鬧嚷的人聲。

「李隊長，老百姓都來歡迎慰勞咱們來了！」通信員跑來報告。

大家趕快出去。這時，抬着豬的、揹着雞的、打着小旗子的、提着鞭炮的、敲打着鑼鼓的，比第一次羣衆大會還多的老百姓，已經都圍站在工作隊住房的門口。一個穿灰長衫留洋頭的三十多歲的人，首先做了自我介紹，然後，指了指他旁邊的黑臉大個子命令般的